

# 道家思想当代理解的三重意蕴

韩先虎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 山西 长治 046011

**摘 要：** 道家思想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思想遗产，“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具有生成性、指引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今天依然对我们有思想上的重要的启示作用，只有通过“新旧相资”的深层对话，方能开显古典思想意蕴、成就古典思想的时代价值。这里，从当代理解的语境出发，就道家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知识论意义的悬置”“方法论意义的去执”“境界论意义的自由”三重意蕴进行了讨论。

**关 键 词：** 道家思想；当代理解；意蕴

## Tripl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Taoist thought

Han Xianhu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Shanxi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angzhi, Shanxi 046011

**Abstract：** Taoist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heritage of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ore concept of Taoist thought, "Ta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directive, and openness, which still h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effect on us today. Only through the deep dialogue of "combining the old and the new" can we reveal the meaning of classical thoughts and realize the value of classical thoughts in the modern era. Here, starting from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we discuss the triple implications of Taoist thought: "suspension of epistemological significance", "removal of obsession in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freedom in realm significance".

**Keywords：** Taoist thought;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implications

作为中国古典思想重要代表的道家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珍视，“道”做为源性话题的开启，开启了一个新的“人”与“道”的对话，这使得道家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理论参照和思想魅力。道家思想由于要直接言说超绝名相的“道”本身，对“道”的言说只能采用非日常的类似诗化的言说方式，更兼义约言丰，韵味无穷，理解上的难度显而易见，对文本的诠释相当程度上都需要阐释者的理解为基础，由此也带来了道家思想阐释的不确定性，如无为是不是消极、齐物是不是相对主义？道家文本的生成性和开放性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单纯的文本解释不可能实现思想的“转化和发展”，古典思想必须参与到我们当下的视域融合互动的对话中才能生成新的活力，这是古典思想诠释与传承的基本要求。

### 一、知识论意义的悬置

道家主张“道”是世界的终极原因，又是无所不包的整体大全，《老子》中“有物混成、先天生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sup>[1]</sup>，庄子中用“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来描述“道”，我们从对“道”的各方面描述中可以确知，道既是世界终极原因，又是价值评价原则。“道”有时是隐匿的，“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道的重要特性，需要“人”的领会，只要“人”存在着，“道”就“存在”着，反之亦然。以今天的理解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此理解为生存论意义上整全性的隐喻，这是道家利用诗化、隐喻性的语言来描述“人”对“道”的体悟和感受，“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

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sup>[2]</sup>“道”是“人”的最高价值，“道”既有先天和外在一面，也有人后天的领会和体悟的一面，如果人只关注当下的具体事物，就会产生无尽的当下视角，不同的视角会产生是非之辩，人需要对“道”的不断领会和体悟中摆脱具体的是非之争，达到自己对整体的觉知。这一点在《老子》《庄子》中都是底层逻辑。“莫若以明”，即老子所说的“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乃是对“道”的体悟，明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项目信息：山西省高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教育专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基础性问题和实现路径研究（2022zsszxs203）。

作者简介：韩先虎（1973.11-），男，山西长治人，汉族，研究生，副教授，思政部主任，研究中国古典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从事思政课程论教育教学工作，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山西省，长治市，邮编：046011。

就有了“彼是，方生之说也”的结论，“彼”与“是”（此），只不过是方便指认而产生的言说方式，并不具有稳定性（“方生之说也”）。如果不知道“道”的整体全面性，只强调“道”的某一层面，必然陷入到“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的局限性，一定意义上，“一曲之士”并不是一无所知，相反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头头是道，颇有见解，兹举《庄子》一例，阳子居向老子请教说：阳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猿狙之便执嫫之狗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老聃的回答使阳子居感到意外和震惊。在老聃看来，人如果不见“道”，而只是单纯的做事敏捷果断，看问题清楚明达，学习勤奋不倦，那很可能处于被役使、被拘执的不自由状态而不自知。相反，老聃则从“道”的大视野出发，把阳子居看不到的状态，洞察得一清二楚。对于“明王”来说，因为达到了“道通为一”的精神境界，看到的是一幅整全性的生存论视域图景。这里，道家绝不是在谈论混淆是非对错的相对主义或神秘主义，而是力图在更高的立场上对“知”的所采取的谨慎的否定态度，“向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倦”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为学目标，也的确有对具体事物的澄明，但是在如果没有整全性的观点，那么他的所知所学，则非常容易堕入“一曲之知”的境地，“为是而有矜也。请言其矜：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这谓八德。”<sup>[3]</sup>所知可能也是所限，因为限于某一领域，而缺乏整全的视角。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浮华”，阳子居所求证之人更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解蔽”同时造成的“遮蔽”状态，越是对某存在者的对象化所知越多，越是离存在反倒越远，可能陷入异化状态而不自觉的人。

庄子的齐物，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在充满真非是非而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探寻“道通为一”之路。“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这里，“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是指“不知”之“道”，包括“不言”“不道”能感悟体悟之“道”，有时这是远离名言的。所谓“天府”，乃是指“知”的这种境域，已经进入对“道”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状态。而这当中首要的就是将各种“物论”暂作等量齐观，以“齐‘物论’”的方式对待之，也即“悬置”。在现象学中“悬置”是一种认识论意义的中止判断，悬置并非否定，而是将问题暂时搁置。是对存在本质之类等问题存而不论，关注意识呈现本身，以便对意识现象展开进一步更为有效的研究，即“现象学的还原”。这一方法用数学术语表示，即“加括号”，故又称“括号法”。道家的悬置则是要超越具体事物之辩，以达到尊道、守道、合道的目的，是为达到大境界而做的悬置。这是道家思想之具有批判性的重要源泉，道家意识到，对于纷纷扰扰的是非之争、价值意义的赋予，有时因为认识者的局限性，有时都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带有偏颇的色彩，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解讼变得极为困难。即使对于正面价值的宣传维护也

会滋生出反面的效应，价值观的抽象或偏执往往会导致价值观的异化或工具化，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在时下还在不断发生。分析观点是非产生的原因，察觉观点背后的立场利益，于今日我们还需要借鉴道家悬置观念，建构时代批判精神。

## 二、方法论意义的去执

道家思想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单纯知识的增长并不一定会有助于人之做事为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如果不解决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跨越，那么人始终不能避免遗忘和遮蔽人的生命存在的危险。从认识论的悬置判断，过渡到方法论意义以规律去偏执，这是“道”论应有的题中之义。在老庄中都有大量关于去执的论述，如《老子》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中的“心斋”“坐忘”，总体上都是讲超越外在的形体和对仁义礼乐求知的诱惑，使精神安静下来，与“道”相通<sup>[4]</sup>。“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无”不是说空无意义上的“没有”，而是指对此无意识、不自矜，如同“无”。道家思想的“中”也体现着对偏执性的警惕，“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学者考证西周时无“冲”字，只有“中”字，老子文本中的“冲”正是“中”字，如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小篆此句就做“中气以为和”。如此理解起来意义则更加顺畅，天之道运行中正平和，绝无偏执过度，人之道正是要效仿天道。从操作层面来说，对任何强调单方面的“有”或者“得”的持有都是因于形势，为其只具有短暂的合法性，以“道”观之，“有”“得”都必不可少，但又都不是值得以之为最终结论和标准的，“有”“得”有其合理性，但也可能伴有偏执和僵化，失掉了“道”的流动性和全局整体性故要“为而弗恃也”，就是“道”为万物去运行，但它不以之为功。人如果能从“道”的角度来环视事态，就能避免便流于僵化、固定的思维定式，“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关注“有”，但也要关注“无”，有“有”就有“无”，有“实”就有“虚”，在主次上没有本末，因为“物壮则老”，要返回到具体中的境域，这种区分才有意义，这便是“反者道之动”的题中之义之一，“反”时时要求放弃对任何现成状态的执着，在它们的反面或反复中寻求“道”的可能动向。正是由于“道”的恒动之性，“去执”因之成为道家思想重要的方法论。老子并不简单地人要反对有所作为，只是反对、违背道法自然的盲目性作为，“欲作”“无为而无不为”最终指向的还是作为，从以下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知老子思想存在着积极有为的一面，“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侯王如果通

晓道的运行规律,就能实现治理的有序和有效。一般认为,同老子相比,庄子展现出更多消极的一面,但是庄子内七篇中却是以《应帝王》为终,不能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庄子的落脚点仍是治天下,只不过只有得道的君王方能治理好天下,强调和崇尚的是没有人为强制的“无为之治”,强调天下治必须以人内心的觉悟为基底,“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鸱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sup>[6]</sup>。”庄子对儒家礼法的批评,就是礼法的强效推行、对礼法的执念并不必然会导致天下治理的结果,庄子认为,在礼法的加持作用下,没有人敢于公开对抗礼法,人会像飞鸟、鸱鼠本能的避祸,可谁又能说类似飞鸟、鸱鼠之避祸行为是有内心修为、懂得治理之道的表现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接着庄子的逻辑说,礼法作为社会的运行法则并非不重要,但是并不能对其过度依赖并以为根本的原则理念。对某一理念的偏执强调恰恰是会疏离于道的存在、远离于真实的存在图景的,人只有放弃偏执理念,“唯道集虚”“至人之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循道而行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即顺物之自然。反之,只要有所强调、有所偏执就可可能会无法通达大道、顺物之自然。

道家思想中去偏执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持续思考,道家思想以一种实践性的生成性的智慧有效避免了观念抽象性的思想弊病。抽象错在强调单一的属性作为一般特性,所谓“举一而废百,挂一而漏万”,忽略事物的具体性。而道家思想认为,凡所有定义、规划、思想、行动都具有时效性,但不因此而占据长期的合法性,在道家思想中并没有给抽象观念留下位置,所谓“上德不德”,“道”并不是抽象观念<sup>[6]</sup>,而毋宁说是一种存在智慧,对道的背离必然就会失去生机,人就要不断地破除精神的桎梏和局限,在老庄那里,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思想特点。如果以此看来,任何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道家观念看来都可能不具备思想的合法性,都只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可能方式,概念维度的真永远不能等同于行动的有效,也永远也不可能穷尽真实世界的丰富性,对认识之真永远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如果从这个意义上,道家思想更接近生活的真相,更有资格称为流动的智慧。

### 三、境界论意义的自由

认识的深入、智慧的运用都要对“道”的体悟为基础,这都必然地指向境界论意义上的自由,对“道”的认识只能以境界的形式加以确认,“道”并不是对象化和现成化的,所以我们无法对“道”形成知识化的理论,所有对“道”的认识只能是“强字之曰”的。牟宗三就曾把道家哲学理解为境界形而上学,“《道德经》之形上学,亦只是境界形态之形上学。”牟否认有一个客观意义的道,“道家不属于实有形态,所以这样了解不对,只是表面有这个样子,表面上有客观性、实体性、能动性这个样子,但实际上最后可以揭穿的,揭穿的时候,客观性没有了,天地间没有一个客观的实体名之曰‘无’摆在那里,以便去产生天地万

物。”老子中的“道”可以理解体悟性质的、对“道”的境界论的描述,如果以这个视角看,我们就能非常好的理解了在《老子》文本中为什么“道”具有了那么多不可言说的特性,为其本身就夹杂了对境界的体悟性质的描述。老子五千言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对体“道”之境界的感言。所谓“智者不言”,正是因为智者也无法地将他体“道”之感悟完全地表述出来,即使表述出来,也未必就是全面和准确的,而听者也未必能知晓其意,这种情况下,宁愿选择“不言”,在对“道”的体悟中,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甚至有可能“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最终实现了对自由的通达。《庄子》显然承接了这个思路,庄子用“逍遥”是来描述这一自由境界。钟泰先生从文字训诂角度出发,将“逍遥游”三字训读为“消摇游”,认为“消”谓消其习心,“摇”谓动其真机,“游”即浮游意,先有与汨偕出之“浮”的不沉溺,而后有意为与齐俱入之“游”的自由。就是体“道”而入“道”,……“窃谓《庄子》一书,‘游’字足以尽之”,“游”字何以尽之,就在于“游”字指示的一种对“道”的“自在而无所沾滞”的自由领悟,于此中消解了主客观的对立、内与外的对立,实现了心与道的合一、物我两忘的逍遥。最高的境界往往因其不容易被理解,是以沉默的形态展现,在庄子中,无言者的沉默有时被赋予了更高级的境界寓意。次一级的是能言说的境界,这里“庖丁解牛”实为庄子中一篇值得注意的故事,此篇为庄子说明对“道”的体验和领会的精心构建的境域<sup>[7]</sup>,其文本表达与其精神领会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那就是庖丁宰牛的过程中对“道”的领会是通过节奏韵律诗化语言来达成的,其文美、其义深,二者达到了叙事节奏与意义赋予的完美统一。庄子这里层层设喻,引人入胜,在描述文惠君在观看庖丁令人眼花缭乱人解牛过程后说,“善哉!技盖至此乎?”说明文惠君还只是从技巧层面看庖丁解牛,庖丁则往深处引申:“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就是说,“技”能如此的真髓乃是因为对“道”的领会<sup>[8]</sup>。技艺乃是“道”的威力所显现。庖丁详细地说明了悟道的过程:“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庖丁把自己得“道”的过程,描述为三个阶段。从“所见”的角度,第一层次是“无非全牛者”,就是说眼里是整个的牛。第二层次,三年后“未尝见全牛”,指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牛的筋骨结构。第三阶段,作为真正得“道”的阶段,凭得是对“天理”的了解,牛的筋骨结构早已深入思想深处,是以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最值得玩味的,当然是得“道”的第三层次。所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其所描述的,正是“道隐无名”的特性,或者说,“道”是凭感官感受不到的,而要“以神遇”所谓“官欲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象征了一个依于日常、又超越常行的自由的人生境界<sup>[9]</sup>。庖丁解牛的故事耐人寻味,值得探讨的是庄子有意无意忽视了两重不為人关注的方面,一是对牛的杀戮充斥的血腥和残忍,杀牛显然是“以人灭天”,二是屠牛作为体力劳动无疑有辛苦一面,即使到了第三阶段,也不能说就完全摆脱了体力营生一面,必要的体力付

出仍是需要的。但是故事的寓意在于庄子这里表达的意义是清晰的，那就是去功利心是得“道”的必要条件，类似的故事还有如解牛、承蜩、捶钩、蹈水、操舟等，在这些日常生活劳作中，都带有了劳作者的审美体验也为他人所欣赏，庄子对境界的设喻力图说明的是，“道”在每一件具体事之中，而不在事之外，由此，自由境界的生成只能在生活经验，而不在生活经验之外<sup>[10]</sup>。既然“道行之而成”，那么自由的境界也是行之而成。

庄子的自由论开启了自由的审美之境的新意象，整部庄子，通过寓言、卮言、重言，塑造对“道”的感悟与体验，这是与老子相同的一面，但他要比老子走得更远。庄子的心灵境界开启了一个广阔而自在的审美天地，深刻关注人的内在的生命体验，追求超越世俗功利的境界升华，唤醒人突破精神局限而寻求解放意识自觉，如果把《庄子》中的诸多寓言故事看成是一阶意义上的隐喻，那么实际上《庄子》全书实际上构成了二阶意义上的隐喻，那就是，理解“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求“道”也需要求道者付出不懈的努力，如果要以日常对象化和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待“道”，那实在不能得其门而入，对此“求道者”要时时刻刻有警惕之心，在庄子文本中，虽然未明言此义，但是我们是能够体会这一点的。

一个广阔而自在的审美天地，深刻关注人的内在的生命体验，追求超越世俗功利的境界升华，唤醒人突破精神局限而寻求解放意识自觉，如果把《庄子》中的诸多寓言故事看成是一阶意义上的隐喻，那么实际上《庄子》全书实际上构成了二阶意义上的隐喻，那就是，理解“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求“道”也需要求道者付出不懈的努力，如果要以日常对象化和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待“道”，那实在不能得其门而入，对此“求道者”要时时刻刻有警惕之心，在庄子文本中，虽然未明言此义，但是我们是能够体会这一点的。

# 参考文献

[1]陈徽.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J]. 哲学分析, 2023, 14 (06): 58-75+191.

[2]高华平. 道家的文化基因——先秦道家与上古的氏族、部落及国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62 (06): 119-137.

[3]李玉用, 张哲文. 道家道教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兼论“无为”和“得一”的生态意蕴[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23, 40 (06)36-41.

[4]武普照, 吕凯迪. 道家与法家国家治理思想比较——中国式现代化财政治理的历史逻辑探究[J]. 财政监督. 2023 (21).18-24.

[5]郑泽然, 李焕. 道家思想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运用[J]. 文山学院学报. 2023, 36 (04):102-106.

[6]费团结. 论贾平凹文学观中的道家思想及其艺术追求[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1 (04):61-70.

[7]王婷.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J]. 作家天地. 2023 (23):17-19.

[8]牟宗三,《四因说讲演录》[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72页.

[9]钟泰,《庄子发微》[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3-4页.

[10]邱硕. 先秦道家管理思想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启示[J].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2023 (08) 23-25.